

## 清诗总集丛考 ——以《云间棠溪诗选》等为中心

朱则杰

(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, 浙江 杭州 310028)

【摘要】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,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,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。清初顺治、康熙之交松江(今上海)地区的《云间棠溪诗选》,其第一编者陶懔的中举年份、为官时间、生卒年等,又该集的成书时间、编者群体、作者人数,该集与“棠溪诗会”的关系,以及“棠溪诗会”的性质等,有关介绍往往语焉不详,多有错误。康熙皇帝的《御定千叟宴诗》,收在《四库全书》中,但卷首只有提要而没有序言;陆奎勋的《陆堂文集》中,则有一篇《恭拟御制千叟宴诗序》,显然是代替康熙皇帝为该集而拟,却不知道为何最终没有采用。乾隆年间吴江地区的《国朝松陵诗征》,总共二十卷,有人却误称三十卷;相反,无锡地区的《梁溪诗钞》,总共五十八卷,有人却误称四十八卷。乾隆、嘉庆之际法式善《陶庐杂录》集中著录上百种清诗总集,有关疏误相应地也特别集中。凡此种种,都有必要予以考辨,供有关读者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清诗;总集;《云间棠溪诗选》;《御定千叟宴诗》;《国朝松陵诗征》;《陶庐杂录》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7.22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671-6973(2020)03-0108-06

清代诗歌总集极其繁富,存世者有成千上万种。近年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,正在形成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。而有待解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,同样也非常之多。兹就《云间棠溪诗选》等若干清诗总集的有关问题,集中做一考辨,或可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。

### 一、《云间棠溪诗选》与“棠溪诗会”

清嘉庆年间王豫辑《江苏诗征》卷四十三所收第二人陶懔,小传说:“陶懔,字冰修,松江人。顺治甲午举人。官天台教谕。”又所附诗话说:

王屋云:广文嘉善籍,乡举为蒋虎臣所得士,谓为“生于吴,游于越,两地名隽久奉敦槃,几以古人目之,而其年甫邓仲华也”云云。顺治丙申,于里中创诗会。所刻《棠溪诗选》,凡已仕者不与。如玠右、天石、六益、日千、律始、胜时等三十余人,其宗法盖在陈黄门也。棠溪在府署南。<sup>[1]</sup>

这里有关陶懔(“广文”系其官职教谕别称,或称“学博”)各方面情况的介绍,需要做不少订正与补充。

首先,关于陶懔的中举年份。小传说“甲午”,为顺治十一年(1654);但诗话所说蒋超(虎臣其字)担任乡试考官,仅有顺治八年(辛卯,1651)这一科<sup>①</sup>。如此王豫、王屋父子二人相关介绍,放在一起便明显自相矛盾。按陶懔本籍为江苏松江府华亭县(今上海),学籍在浙江嘉兴府嘉善县,两县接邻。检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一百四十三《选举·二十一》“国朝·举人”,顺治八年辛卯科有:“陶懔,嘉善人。天台教谕。”<sup>[2]</sup>该科浙江乡试正考官,也正是蒋超。由此可以确断,《江苏诗征》这里的错误在于小传。后来如民国时期徐世昌辑《晚晴簃诗汇》,卷二十七陶懔小传同样沿袭其误。<sup>[3]</sup>

其次,关于陶懔的为官时间。康熙《天台县志》卷三《秩官志》内,“教谕·国朝”和“名宦·国朝”都有关

【收稿日期】2019-09-16

【基金项目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清代诗人别集丛刊”(14ZDB076);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“《清诗总集序跋汇编》编纂”(1874)。

【作者简介】朱则杰(1956—),男,浙江永嘉人,文学博士,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:清代诗歌研究。

于陶 恂的记载,而后者较为详细:

陶 恂,号[字]冰修,松江人,嘉兴籍。辛卯举人。顺治十七年署教谕。工诗文,众推云间名士,诗接陈大尊[樽]派。课文暇,常与多士分题赋诗,人而成帙,台士之言诗者俱奉为指南云。卒于官。<sup>[4]</sup>

从这里可以知道,陶 恂官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教谕,始于顺治十七年(庚子,1660),直到谢世(详后)。

第三,关于陶 恂的生卒年。董含《三冈识略》卷四补遗“梦棺”条说:

华亭陶孝廉恂,字冰修,有文名。六上公车,自以怀才被抑,感愤不平。京城有文昌祠,祈梦最灵。一夕,斋沐往祷,仰见天上悬一棺,欲堕未堕。惊寤,不乐者久之,复自解曰:“梦棺得官,余庶几入彀乎?”及发榜,仍下第。谒选得天台广文,不半年卒于任。乃悟天为天台,棺为盖棺之兆。梦之巧验,有如此者。<sup>[5]94</sup>

董含系陶 恂同乡友人(参见下文)。其《三冈识略》全书所记,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序;卷四据卷端所注为“己亥至癸卯”<sup>[5]76</sup>,即顺治十六年(1659)至康熙二年(1663)之间。又王昊《硕园诗稿》卷十七有《挽陶冰修,次含章叔韵》一律:

词场曾睹夺先筹,谁道蒿邱倏尔游!  
五柳未成元亮隐,一毡空作广文留。  
赤城旅梦宾朋隔,黄浦归魂道路悠。  
落日正垂邻笛泪,可堪章水向东流?<sup>②</sup>

《硕园诗稿》内部作品编年严格,本卷所收为康熙元年(1662)“壬寅·下”之作;而此诗次于《腊尽》《除夕,次吉州诗人王月川韵二首》之前,可知作于这一年的年末,当时王昊在江西。由此看来,陶 恂应该也就卒于这一年之内。

如此陶 恂从顺治十七年(庚子,1660)开始(具体在春天,另见下文)官天台教谕,到康熙元年(壬寅,1662)“卒于官”,头尾共有三年时间,实足至少也在一周年以上。而董含称其“不半年卒于任”,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。同样,在陶 恂中举的顺治八年(辛卯,1651)之后,到开始为官的十七年(庚子,1660)为止,礼部会试只有九年(壬辰,1652)、十二年(乙未,1655)、十五年(戊戌,1658)、十六年(己亥,1659)这样四科,而董含称其“六上公车……被抑”,显然也是有意制造更大的反差。当然,《三冈识略》该条大致提供了陶 恂的卒年范围,以及像王沄《王义士輶川诗钞》卷一《昔友后咏·陶孝廉冰修(恂)》自注所说“晚为天台广文,感愤而卒”<sup>[6]</sup>,这些都还是有意义的。

又前述《江苏诗征》所引蒋超语,曾经叙及陶 恂“年甫邓仲华”,这是借用《后汉书·邓禹传》(仲华其字)“年五十七薨”的典故,说陶 恂享年只有五十七岁。如此据其卒年逆推,则可知陶 恂出生于明末万历三十四年(丙午,1606)。

第四,关于《云间棠溪诗选》的成书时间。前述《江苏诗征》所说的《棠溪诗选》,完整书名为《云间棠溪诗选》(“云间”系松江别称),现今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一种藏本。该本的书名页以及原来可能有的牌记均已缺失,有关版本信息不够明确。卷首有陶 恂《序》,又王宗蔚、董俞两人合撰《凡例》,以及全书总目录,但也都没有时间方面的署款。内文凡八卷,所有作品分体编次。卷八“七言绝句”有卢元昌《送陶冰修之赤城》四首,其四云:

庄舄辞家动越吟,石梁千尺暮云深。  
袖中拾得胡麻饭,念尔时悬捧檄心。<sup>③</sup>

标题内的“赤城”,系天台别称。此首的末句“捧檄”云云,用东汉“毛义捧檄”,亦即孝子为母出仕的典故,可知整组诗歌正是送陶 恂赴官而作。结合其一“锦帆春向越江开”、其二“桃花春水泛扁舟”诸句,以及前述陶 恂为官的起始年份,其具体作期应该就在顺治十七年(庚子,1660)的春天。又卷三“七言古诗”有一个作期更加确切的标题——董俞《庚子仲夏送同学诸子公车》,具体在这一年的五月,而此时的陶 恂则显然已经在天台为官(题内“送同学诸子公车”与陶 恂无涉)。这也就是说,《云间棠溪诗选》的编定,绝对不可能再早

① 本条所涉科举考试,可参见法式善《清秘述闻》《清秘述闻三种》本,中华书局1982年5月第1版。

② 王昊《硕园诗稿》,出自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02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,第107页。第四句有自注:“冰修官天台学博,正郑广文谪地。”

③ 见清陶 恂、董黄等编《云间棠溪诗选》,清初刻本。本文所涉该书内容不再重复做注。

于顺治十七年(庚子,1660),当然也不可能再迟于康熙元年(壬寅,1662)陶 憀逝世。目前此集通常著录为“清初刻本”,而具体应该就在这顺治与康熙之交,甚至很有可能就在顺治的最末两年之内。

第五,关于《云间棠溪诗选》的编者群体。此集的编者署名,分见八卷,每卷六人,共有以下六种组合。

表 1 《云间棠溪诗选》编者名录

序号	姓 名	卷数
1	陶 憀、董黄、卢元昌、王宗蔚、田茂遇、董俞	卷一、卷六
2	陶 憀、张彦之、卢元昌、王宗蔚、田茂遇、董俞	卷二
3	陶 憀、卢元昌、钱德震、王宗蔚、田茂遇、董俞	卷三
4	陶 憀、卢元昌、王宗蔚、田茂遇、董含、董俞	卷四
5	陶 憀、卢元昌、王宗蔚、田茂遇、董俞、钱鼎瑞	卷五、卷八
6	陶 憀、王沄、卢元昌、王宗蔚、董俞、周纶	卷七

这里去除重复,计有十二人之多,但可以分为若干等:第一等为陶 憀一人,八次都出现,并且都居首位;第二等为卢元昌、王宗蔚、董俞三人,也是八次都出现;第三等为田茂遇一人,出现七次;此外,董黄、钱鼎瑞各出现两次,张彦之、钱德震、董含、王沄、周纶各出现一次。因此,此集编者如果省称,那么依次应当称作“陶 憀等”,或“陶 憀、卢元昌、王宗蔚、董俞等”,或“陶 憀、卢元昌、王宗蔚、董俞、田茂遇等”。而像《中国古籍总目》集部,总集类“郡邑之属”著录此集为“清陶 憀、清董黄等辑”<sup>①</sup>,这显然是从卷一所列编者中取其前两位作为代表,尽管未尝不可,但从全书来看总不是很恰切。

第六,关于《云间棠溪诗选》的作者人数。如前所述,此集内部作品分体编次,各体裁之下再以人立目。现在依据卷首总目,整理出一份作者名单,共有五十七人,按音序排列如下:

曹思邈、曹伟谟、董含、董黄、董枏、董俞、范彤弧、冯瑞振、冯鏐、顾开雍、何安世、计南阳、姜荃如、蒋平阶、金是瀛、李蒸、林子卿、林子威、刘徽之、卢元昌、陆庆裕、陆庆臻、陆希倬、莫莛、倪暹、彭师度、钱德震、钱鼎瑞、钱穀、钱起龙、沈道映、沈浩然、沈樾、宋思玉、陶 憀、田茂遇、王光承、王烈、王沄、王宗蔚、翁历、吴懋谦、吴骐、夏麟奇、徐宁、袁觐、张陈鼎、张宫、张士绅、张宪、张彦之、张渊懿、周积贤、周积忠、周纶、朱纲、诸嗣郢。

而前述《江苏诗征》称陶 憀及“玠右(王光承)、天石(金是瀛)、六益(吴懋谦)、日千(吴骐)、律始(董黄)、胜时(王沄)等三十余人”,这要么是王屋统计本身有误,要么就是这里的“三”字实为“五”字刊误。

第七,关于《云间棠溪诗选》与“棠溪诗会”的关系。此集《凡例》最末第八款说:

“棠溪”,志时也。越自丙申之春,倡兴诗会,一时群彦征商刻羽,导扬古业,予二三人实推首庸。兹集原订,止拟一十六人。嗣承瑶华之投,遂进云璈之响。邓林之木,聊采一枝;丹穴之辉,仅存片羽。总期续集,用广表彰云尔。

这里提到一个诗社,依其用语可以称作“棠溪诗会”。“丙申”为顺治十三年(1656),该年春天诗社创立。社长应该就是陶 憀,活动地点如其《序》所说“必于棠溪之草堂”。其结束时间不详,但不会晚于顺治十七年(庚子,1660)春天陶 憀赴官。

“棠溪诗会”的成员,很可能就是《云间棠溪诗选》“原订”拟收的十六个人。前述十二位编者,自然都应该在其中;但另外还有四个人,却没有办法核实。而此集后来吸收了社外的“瑶华之投”,作者增加到五十七人,并且还打算接下去出“续集”;甚至如《凡例》第七款所说将来有可能进一步由“云间”一地扩大到整个“海内”。这就说明,此集非但就作品而言不是“棠溪诗会”的社诗总集,而且作者也并不限于这个诗社的成员,而是兼及“云间”一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像前述《中国古籍总目》集部总集类将此集归入“郡邑之属”(地方类),这确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。不过,考虑到此集最初缘起于“棠溪诗会”,并且其作者的核心自然是这个诗社的成员,所以参照社诗总集而将它视为唱和类诗歌总集(《中国古籍总目》集部总集类归在“断代之属”),这应该也未尝不可。

最后,关于“棠溪诗会”的性质。前述《江苏诗征》在叙及陶 憀创立“棠溪诗会”之后,接下去说“所刻《棠

<sup>①</sup> 《中国古籍总目》集部,中华书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,第 6 册第 3073 页,编号“集 60344423”。该处“憀”字误作“潞”。

溪诗选》，凡已仕者不与”。这就《云间棠溪诗选》而言，显然与事实不符。最明显的是如前所述，陶懔本人此时就已经出仕。其为此集所撰《序》，也提到此时众人“或仕或隐”，“显晦欢戚或有不齐”。全书《凡例》，同样没有规定“已仕者”不收。因此，这里的“凡已仕者不与”，只能是就其上文的“棠溪诗会”而言——无论诗社主动排除“已仕者”还是“已仕者”客观上也未必能够参加诗社活动。

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使“凡已仕者不与”，也并不等于说“棠溪诗会”的成员都是明朝“遗民”。盖判断“遗民”的标准，不仅不能在清朝出仕，而且不能在清朝出应科举。即如陶懔本人，早在顺治八年（辛卯，1651）就已经是清朝的举人，并且到顺治十三年（丙申，1656）还已经参加过两次礼部会试，这就绝对不属于“遗民”。例如著名的清初“古文三大家”之一侯方域，仅仅参加过一次清朝的乡试，就被人讥笑唾骂，追悔莫及，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。因此，如果只根据“凡已仕者不与”这一点而忽略科举情况，将“棠溪诗会”认定为遗民结社，那就是错误的了。

至于“棠溪诗会”在诗学上追随已故云间派首领陈子龙（大樽其号，又因曾官给事中而称“黄门”），以复古为己任，则在《云间棠溪诗选》卷首《序》及《凡例》中已经一再有过阐述。

## 二、《御定千叟宴诗》陆奎勲序

康熙《御定千叟宴诗》收在《四库全书》中<sup>①</sup>，卷首仅有馆臣纪昀等人撰写的“提要”。顷从陆奎勲《陆堂文集》卷二，读到一篇《恭拟御制千叟宴诗序》，即辑录于此：

国家邕隆之运，必始自法宫，讫于寰宇；积累涵濡，广博悠远，然后太和洽而雅颂兴。皇初之世，洊穆淳庞，人皆上寿，顾史册所纪不详。自有虞氏上庠以养国老，下庠以养庶老，三王遵而行之，盖未有遗年者。虽用飧用食、衣缟衣燕，不无异制；而立爱立敬、教孝教悌之心，四代同揆。《礼经》所载，可考而知也。朕躬膺天眷，在位六十有一年，寿届古稀，罔敢自逸。在廷诸臣，皆老年矍铄，赞襄治理。因念时值太平之不易、君臣相遇之为难，既憚勤劳，宁忘宴豫？择于首春之吉，弘开养老之典。凡满汉大小臣工年周甲以至耄耋者，得一千三百余人，锡宴于乾清宫阶前，设席命坐，酒行三爵，饴以香粳，庶合周人兼用燕飧食之礼。爰唱一诗，以纪其事；廷臣赓和，渐次成帙，题曰《千叟宴诗》。夫三代以还，汉唐令辟，如永平间，亦尝躬亲袒割，食三老五更于太学；开元中，仲春赐臣下酺，宴于兴庆宫，赋诗，非不可云一时旷典，而人数差寡，恩泽未周。以今方古，殆有过焉。然而称诗之意，岂徒用以扬诩治化，流传汗简而已哉？将使遐迩臣庶，体予一人敬老尚齿之心，事亲则孝，事长则顺；先王之至德要道，风行四海；兵刑自此靖，礼乐自此兴。则夫歌诗之作，不于国家邕隆之运大有造乎？《洪范》“中五”之畴曰：“皇建其极，敛福锡厥庶民。”盖福必敛而后锡也。五福以寿居首；寿国寿民，乃成其为仁者之寿，斯则愿与在廷臣僚永矢无斁者已。<sup>[7]</sup>

很明显，此序确实应该是代替康熙皇帝为《御定千叟宴诗》而拟。不过，陆奎勲于康熙六十年（辛丑，1721）举进士，次年这个时候还是翰林院庶吉士，不知道此序究竟是他奉命还是自发而作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此序最终似乎没有被采用。并且后来的乾隆《钦定千叟宴诗》，以及嘉庆元年（丙辰，1796）成书的《千叟宴诗》，卷首也都没有序文，大概成了一个通例。

另外需要指出的是，康熙六十一年（壬寅，1722）这次“千叟宴”，与宴者年龄规定为六十五岁以上，总人数为一千零二十人<sup>②</sup>。陆奎勲此序称六十岁“周甲以至耄耋者，得一千三百余人”，年龄起点和总人数都与实际不符。

## 三、《国朝松陵诗征》卷数及其他

乾隆年间袁景辂及其众多友人合辑此前清代江苏吴江一地诗歌总集《国朝松陵诗征》（“松陵”系吴江别称），有乾隆三十二年（丁亥，1767）袁氏爱吟斋自刻本，凡二十卷。同年袁景辂英年早逝，年仅四十四岁。朱春生《铁箫庵文集》卷四第一篇《袁朴村先生墓志铭》，即为袁景辂（朴村其号）而撰；但末尾叙及此书，称其“选辑《松陵诗征》三十卷，行于世”<sup>[8]</sup>，这里的“三”字则系“二”字之误。

无独有偶。稍后顾光旭辑江苏无锡历代诗歌总集《梁溪诗钞》（“梁溪”系无锡别称），有嘉庆元年（丙辰，

<sup>①</sup> 见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447册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拙著《清诗考证续编》第二辑之九《“千叟宴”与“千叟宴诗”》有关叙述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，上册第504—545页。

1796)刻本,凡五十八卷。但是,次年顾光旭谢世,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五十四第一篇为之而撰的《甘肃凉庄道署四川按察使司顾君墓志铭》,末尾称其“以无锡东南文藪,而贤人淑士湮没未尽彰,网罗诗什,人各系以传,成《梁溪诗钞》四十八卷”<sup>[9]</sup>,这里的“四”字则系“五”字之误。由此可以推想,类似情况确实相当普遍。而一般说来,墓志铭尚且如此,其他文献记载的错误率自然更高。

另外关于《国朝松陵诗征》,法式善《陶庐杂录》卷三(原标第六十四则)在介绍其内部构成的时候,曾叙及卷十八“寓贤”的作者“王崇简起,王思岵止”<sup>[10]87</sup>;但原书卷首“目次”<sup>[11]11b</sup>,与内文本卷最末一家作者小传<sup>[11]22b</sup>,“王思岵”均作“黄思岵”,可知这个“王”字乃因上文“王崇简”之“王”牵连并且“王”“黄”读音相近而致误。

#### 四、《陶庐杂录》著录清诗总集辨误

乾嘉之际法式善所撰《陶庐杂录》卷三主要著录其所见清诗总集(此外卷一还有一些),总数达上百种之多,因此被视为较早研究清诗总集的一种重要文献。但正如上文所示,该书也存在着不少的疏误。现在再就卷三若干条目,概括起来做些辨析。

一种情况,主要是内容方面的缺漏。

这方面大而言之,例如第五十七则说<sup>①</sup>:

《诗持》凡三集,魏宪编。《一集》四卷,《二集》十卷,《三集》十卷,汇刻于康熙九年[庚戌,1670]。<sup>[10]85</sup>

按魏宪所辑《诗持》系列,总共有四集;其《四集》现存仅一卷,据自序大约刻于十年之后的“康熙十有九年”(庚申,1680)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38册影印有整个系列,而法式善只记录到前三集。同样如第四十二则,称“《七十二峰足征集》,诗八十六卷、词二卷,吴定璋编”<sup>[10]82</sup>,这是遗漏了诗集(含词)之后的文集十六卷(卷三未刻,含赋三卷),现今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第43—44册影印有全套乾隆十年(乙丑,1745)吴氏依缘园刻本。

这方面小而言之,则如第三十六则,称:“《国朝练音[初]集》……刻于乾隆七年[壬戌,1742],前有张鹏翀、沈德潜二序。”<sup>[10]81</sup>而实际上,该集最前面还有一篇张尚瑗撰写的序言<sup>[12]</sup>。类似者如第四十五则涉及总集所收作者人数:

《广东诗粹》十二卷,顺德梁善长编。第一卷唐六人、五代一人、宋二十二人、元四人,第二卷明二十三人,第三卷明三十八人,第四卷明四十三人,第五卷明三十八人,第六卷明三十一人,第七卷明三十九人,第八卷明□十□人,第九卷明□十□人,第十卷明二十人,第十一卷国朝十九人,第十二卷国朝五十九人。虽收明人诗过多……<sup>[10]83</sup>

这里“第八卷”“第九卷”的作者人数空缺,其他十卷的数字均与各卷的作者姓氏目录相吻合。经同样依据该两卷的作者姓氏目录统计<sup>[13]215—216,230—231</sup>,可以补足为“第八卷明二十七人,第九卷明四十六人”。这样,上列十二卷就能够计算出一个总数,为四百十六人。

不过,上面这种情况,大抵应该是法式善受客观条件限制而造成的。其中《诗持》和《七十二峰足征集》,其所见本身很可能就不是足本;《国朝练音[初]集》,则很可能卷首本来就脱漏了张尚瑗该序;只有《广东诗粹》“第八卷”“第九卷”可能作者姓氏目录恰巧缺损,但同时法式善又不愿意依据其诗歌正文逐家清点(当然也不排除同样缺损的可能),所以只好空缺。

另外关于《广东诗粹》,上列十二卷实际上属于正编;而其后还有“补编”一卷明二人<sup>[13]288</sup>,则不知是由于原书缺损还是法式善粗心而被遗漏了。如此则该集作者人数,总共为四百十八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四集部总集类存目之四著录该集,称其作者“凡四百一十三家”<sup>[14]</sup>，“三”字应当改作“八”。

《陶庐杂录》再一种情况,主要是文字方面的错误。

这方面比较集中的例子如第五十九则:

《[武林]新年杂咏》,杭州吴锡麒及弟锡麟、黄朴、姚思勤、项朝荣、舒绍言所作。……前有王鸣盛、顾光旭二序。<sup>[10]86</sup>

① 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《陶庐杂录》,各卷内部所标各则(条)序号,与原书实际分则情况不尽相符,所以拙稿在使用其序号时一般添上“原标”二字;此处开始直接使用,以避繁琐。

这里所说《武林新年杂咏》的六位作者,“黄朴”实为“黄模”(“朴”字误),“项朝荣”实为“项朝葵”(“荣”字误),可见卷首“新年杂咏总目”<sup>[15]471</sup>;又第二篇序言的作者,实为“顾光”(“旭”字衍)<sup>[15]470</sup>。其中“黄朴”“项朝荣”,应该纯粹属于文字(繁体)形近之误;而“顾光旭”,则很可能是由同卷前面第四十三则著录的《梁溪诗钞》编者顾光旭牵连所致<sup>[10]82</sup>。

此外如第六十三则所说王鸣盛辑《苔岑[岑]集》书名<sup>[10]87</sup>,第九十二则所说《江左十五子诗选》作者名字“王式丹方谷[若]”“杨抡[榆]青村”<sup>[10]94</sup>,这些应该同样纯粹属于文字(繁体)形近之误。而如第二十则,称:“《[国朝]山左诗钞》……卢见曾纂。……每人各系以小序,颇称详备。”<sup>[10]78</sup>但核之该集编者自序,对应的原文乃是“每人各附小传”<sup>[16]1b</sup>;而所谓“小序”,则显然是由其下文“在昔周室初兴,‘二南’之诗播诸弦歌……而当时国史,题为小序”牵连所致<sup>[16]1b-2a</sup>。这也就是说,《陶庐杂录》存在文字方面的错误,既有单纯外部(可能包括当今排印)的原因,也不无法式善自身的因素。

附带关于《陶庐杂录》的标点断句,有些地方也与对总集的了解程度有关。例如第十七则:

泰州邓汉仪选《诗观》,凡三集。《初集》十二卷,刻于康熙十一年[壬子,1672];《二集》十四卷、别集[闰秀别卷]二[一]卷,刻于康熙十七年[戊午,1678];《三集》十三卷、别集[闰秀别卷]一卷,刻于康熙二十八年[己巳,1689]。盖《初》《二集》为应诏征举以前所辑;《三集》则在京师有《澄观录》之选,放归,重辑为此二集。自序有勉将菽水以遂乌私之语,其志殆不在精覈矣。<sup>[10]77</sup>

这里末句所说,指《诗观·二集》自序有“勉将菽水,以遂乌鸟之私情”之语<sup>[17]</sup>。因此,其前所谓“重辑为此二集。”应当标点作“重辑为此。《二集》”才是。

## 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王豫. 江苏诗征[M]. 道光元年(辛巳,1821)焦山海西庵诗征阁刻本;1b.
- [2] 嵇曾筠,沈翼机,等.(雍正)浙江通志:第8册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1:3959.
- [3] 徐世昌. 晚晴簃诗汇:第1册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0:919.
- [4] 李德耀,黄执中.(康熙)天台县志[M]. 刻本. 1684(康熙二十三年甲子):546.
- [5] 董含. 三冈识略[M].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.
- [6] 王云. 王义士輶川诗钞[M]//王云五. 丛书集成初编:第2301册. 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7:9.
- [7] 陆奎勋. 陆堂文集[M]//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纂委员会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:集部第270册. 济南:齐鲁书社,1997:551.
- [8] 朱春生. 铁箫庵文集[M]//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编纂委员会. 清代诗文集汇编:第463册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:427.
- [9] 王昶. 春融堂集[M]//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委会. 续修四库全书:第1438册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207.
- [10] 法式善. 陶庐杂录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11] 袁景辂. 国朝松陵诗征[M]. 刻本. 袁氏爱吟斋,1767(乾隆三十二年丁亥).
- [12] 王辅铭. 国朝练音初集[M]//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纂委员会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:集部第395册. 济南:齐鲁书社,1997:450.
- [13] 梁善长. 广东诗粹[M]//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纂委员会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:集部第411册. 济南:齐鲁书社,1997.
- [14] 永瑢,纪昀,等. 四库全书总目:下册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5:1777.
- [15] 吴锡麒. 武林新年杂咏[M]//新文丰出版公司. 丛书集成续编:第116册. 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9.
- [16] 卢见曾. 国朝山左诗钞[M]. 刻本. 雅雨堂,1758(乾隆二十三年戊寅).
- [17] 邓汉仪. 诗观[M]//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纂委员会.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:第39册. 济南:齐鲁书社,2001:475.

(责任编辑:程晓芝)

(下转第128页)